

日。月

马家辉 著

源于异域的哀乐心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月：源于异域的哀乐心情/ 马家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300-11003-5

I. 日…

II. 马…

III. ①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5105号



天窗文化
ENRICH CULTURE

日月：源于异域的哀乐心情

马家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mm × 210mm 16开本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张	14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80000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日。月

马家辉
著

源于异域的哀乐心情



《日月》第一部分“日落”辑录作者在美国留学时所写的随笔杂感，被梁文道称为“马家辉成名之作”。当时作者以学生、助教和讲师的多重身份游学美国；有时候置身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有时候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有时候是春光明媚，有时候是风狂雪暴；有时候挫败，有时候顺遂；有时候狂傲，有时候自怜……过往的感怀在一点一滴中消逝，曾经的情愫在岁月抖落的蒙尘中逐渐模糊，然而一旦下笔书写，一切又都将在文字中留驻。

从“日落”一路走来的男子，步入中年，旅人身份依旧却换了心情。第二部分“月升”记录作者最新的行游笔记，从中国的上海、苏州、北京和澳门到英国的伦敦和牛津，从德国的汉堡，马来西亚的新山和槟城到日本的大阪、有马和神户。马家辉一路走来，向读者展示他游走人生中的哀乐心情。

作者集结岁月流逝中的小感想、小故事，汇成一条关于生死爱欲、悲喜交加的隐秘激流。既有对青春岁月的缅怀和感伤，也有人到中年的淡定和从容。一篇篇文字串联起来的，不仅是一出个人的生活史，更是关于一个城市，乃至当代文化的简约表达。

大陆和港台文化学术动态家辉了如指掌，家辉的知识组合有别人所缺之处，擅吸纳台北文、思、艺以丰富华人词汇，借内地遍地文采风流以弘大港人论述。……近年他的心田里，多了一个“小女孩”，人情世故反刍为文，为我等长期读者饶添文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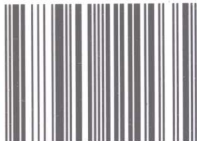
——陈冠中

二十年了，马家辉还在写他的外游经历。尽管他不再是个学生，也不再趾高气扬地讥刺其他专栏作家；学院的奥秘换成了用心经营的文字，但他始终守住了最初的诺言，是港式专栏文学里一把不从流俗的声音。在这座日久失修面目苍老的大楼里，他不安于室。

——梁文道

上架建议：旅行笔记/文化散文

ISBN 978-7-300-11003-5



9 787300 110035 >

定价：32.00元



天窗文化(中国)
ENRICH CULTUR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9-4765

日。月

马家辉 著

源于异域的哀乐心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目录。

序一 作客	陈冠中	6
序二 不安于室	梁文道	8
自序 异域途上	马家辉	12

[辑一] 日落

窗前见雪 20

第一场雪 20	洋学堂文化 22	天国胃肠 23	独立苍茫自咏诗 24
昨日名字 27	美丽的魂魄 28	我愿一生无债 31	艾柯与巴特 32
捉迷藏的孩子 34	夏字，只有夏字 35	智成愁予 37	
迷路偶遇 39	十五年号外 42	幻日手记 44	

午后课室 46

金钱太少，牢骚太多 46	恐惧考古 49	读写絮语 51	
脂肪敌人 53	除死无大事 54	轻轻的启示 55	遗失的夜 57
爵士鸡脚 58	购课周 59	课堂善事 62	如果可以 64
衣冠自我 65	遗憾应该是这样的 66	我不晓得 Adam Smith 69	
欣赏不败 70	无名书劫 72	不欲振雄风 73	上瘾者言 74
也许该走了 77	收笔仪式 79	浮过风雪海 81	表演者言 82
怪人与浪人 84	冰河期 86	生活如是 88	求其放心 89
尸横遍野 91	尚未不仁却已麻木 92	亲密焦虑 94	末代拾遗故事 96

缓步拾级 98

漂浮历史 98	费里尼与高度现实 100	独看俗情风雨 101	小心孔子！ 103
观点与角度 105	马氏家训 106	伪装得太久 108	吃蟹记 109
四季这调调儿 110	我的七十年代 112	御医之子 117	华西经验 118
离婚时间表 120	拥抱艺术 121	看流星 123	厨房性别演义 125
四大娱乐各显神通 127	因为这叫爱情 129	晕眩与呕吐之间 130	亲爱的王八蛋先生 134

[辑二] 月升

新山·槟城·急南行 138

西夏旅馆 138 去南洋 139 入肚为安 141 蔡澜与倪匡 143 人间失格 145 有爱无言 146

北京·苏州·上海·夜城 148

狂躁之城 148 查看预算案 149 遍地枭雄 151 黑暗长廊 152 正气人物 153 去年元旦 155
逃不开方润华 156 好房间 158 苏州博物馆 159 去张爱玲化 161 乱咁叫 162
如何文明报国? 163 贾樟柯的新生活 164 少年陈丹青 166 当早上醒来 167 上海季风 168

澳门·车背上 170

电单车的快乐 170 山上禅机 171 无常之城 173 湿漉漉的人影 175 法拉利出没请注意 177

汉堡·寻找希特勒 180

遇上 180 逗留文化 181 芝士 184 距离 185 莫言学外语 187
女人遇恶棍 189 易北河 191 希特勒被喂鱼 192 陌生的机场 193

伦敦·牛津·异域医院 196

中年失魂 196 关键的病征 198 在英国看完三次医生 199 回到八十年代 201 影像旅行 203

大阪·神户·有马·墨鱼的滋味 206

夜行路上 206 只剩浏览 207 小酒馆 209 试写积郁贻笑 211
迷途 213 小墨鱼 215 风吕妇人 217 吃食的礼仪 218

序一 作客。 陈冠中

每次从北京回香港，必打电话给家辉，他会说今天没空要录影，明天主持座谈出席酒会，后天小周末钟晓阳或许愿意傍晚出来喝咖啡，晚上张大春大概有饭局，饭后可能上龙应台或罗大佑家摆龙门阵，说不定会见到林青霞，愿者参加，如我届时还在港就有着落了。

朋友归朋友，一年回香港三两次，想知道文化界的那点事，总得找个人来问。我的熟人中，家长里短最佳人选是家辉。他占的位置好，脉络也广，知道的事情多，难得仍愿意替我补课。人无癖不可交，完全不八卦的人也常无趣。家辉有趣，他欲言还止都有态度。家长里短不带态度就像下饭小菜不放盐巴吊不出味。我其实很认真听家辉月旦众生的一面之词，不光是江湖地位问题，而是功力，长年累月记录证明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准确的。

我尚年轻的时候，他当然更年轻，他的文章已经在发行量大的日报上吸引眼球。才情是会自己推销自己的，芸芸专栏作家中，那时候，八十年代，一个后生作家已经不用张扬地诞生了，就算他写的是在一个叫麦迪逊的异国地方求学的点滴。当然，一个世纪的华文读者都惯看文士作客他乡的文章，蔚然成亚类型，且

不说徐志摩辈，就是后辈如我者看白先勇於梨华陈之藩，以及港人文化前辈刘绍铭吃马铃薯的日子，素有传承，不觉其甘苦只羡他们身在异乡。至今年轻辈看家辉写留学亦当有走神遐想。

大陆和港台文化学术动态家辉了若指掌，家辉的知识组合有别人所缺之处，擅吸纳台北文、思、艺以丰富华人词汇，借内地遍地文采风流以弘大港人论述。华文的文字世界现在就算不全是平的，文字飘洋过海、穿越虚空则谁都挡不住，有心人总可以看到他或她想看的東西。大陆和港台以外，海外华人离散社群也不歇有以华文写作的，文论界已有 sinophone 之说，故下一个华文小说、散文大家出世求索发微于马来西亚、北美或中国澳门是完全有可能的。家辉周游其中，当可期待他能预报春江之暖。近年他的心田里，多了一个“小女孩”，人情世故反刍为文，为我等长期读者饶添文趣。家辉的成熟，从香港的博客及专栏也可以看出，可惜我人住北京鲜能第一时间读到，只能等结集成书。现在内地成书了，我先睹为快。

序二 不安于室。 梁文道

在做马家辉的朋友之前，我先是他的读者。那时我念中学，他则在美国上研究所，同时还写专栏，混迹于某大报的副刊迷宫。说起来，那真是港式专栏的黄金岁月，一份报纸居然能够拨出三大版，让多少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密不透风地严实填进一格格小豆腐块里。而且它们彼此呼应；常常见到某甲说起昨夜与谁共饭，愉快的不得了，然后那个谁也在自己的地盘里谈到某甲，对他在饭桌上的高论感佩一番。侧眼看去，这样的专栏真是一团和气，能够乘机替政商名流放放风声，为新上市的产品美言软销。不管有多少人笑它是牙痛文学，读者还是爱看，说不定爱的就是那种为人诟病的小圈子。没错，这帮人是个小圈子，老是饭局老是公关，可我们却能借着那些不甚考究浮泛闲扯的文字窥见另一个世界，与我们平行，但又和我们不同。情况就像现在的电视真人秀，能叫受者生出一种奇幻出离的认同感。

今天的马家辉还在写，在这专栏没落的年代。毕竟，真人秀看得太多会厌闷。那些细琐的感慨与平凡的议论曾以其细琐平凡取胜，因为它们似乎代表了常民的声音；但现在我们都写博客了，再也用不着别人代表。也有一些人公关广告卖得太过分，发财发得太着迹，编辑开始怀疑不是自己该发稿费，反而得向他们

收取地盘租金才是。于是，驰名一时的港式专栏消陨了，继连载小说之后。版面收缩，作者汰替，读者现在喜欢消费资讯那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副刊风格，起码够干脆够直接。

马家辉的《日月》记录了他专栏生涯的开端与现在，前半部是他刚刚出道的牛刀小试，后半部是他历练江湖的厚积薄发，一前一后恰巧伴着港式报刊专栏的由盛转衰。不知情的读者却不能在这本书里看到香港专栏史演变的轨迹，也看不到它衰化的迹象。因为由始至终，马家辉都不曾服气。他知道这种格局的限制，知道一天一篇稿的工匠速度消磨士气之厉害，知道轻快的笔法有多大的机会变成轻佻的腔调。但他也明白香港专栏的文字特长，晓得每日的案头劳动是逼迫自己用功的动力，晓得怎样走近想象中的大众却又留有独自跳舞的余裕。

如今重读马家辉二十多年前的文章，我很惊讶他当时的勇气，居然指名道姓批评同行的懒散无聊，仿佛早就预见了自己也会像他们这样长年写下去，故此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公告示警，提醒自己不可堕落如是。身为读者，我记得他的专栏果然特别，那是种留学生书写，香港罕见。虽然这座城市很早就出留学生，远在台湾和内地送出大量海归之前，香港就累下了一代又一代的留学生。可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就是没有留学生文学的传统，倒是留学指南多得是。技术而实际，本是香港特色；谈文论学，异乡感怀，皆有违于港人精神，智者不取。

所以我爱看马家辉的文章。当报上其他人只告诉我哪一家英国大学的 MBA 排名下降，哪一家美国学院的住宿费低廉时，只有马家辉谈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内偶遇赵元任藏书的经历，以及古怪洋教授夫妇在课堂上当着学生面争辩的故事。这些趣闻就像庸俗报刊里打开的一面窗，凑近一闻，便是冷冽清风。喜欢那种感觉的人，比较不关心毕业之后的谋生大道，反而会沉溺在学院之树的永恒想象之中。你不用担忧未来的生活重担，只需要把沙漏停在图书馆书架上的某一层空格，尽情吸取陌生的名字与闻所未闻的知识，在一个遥远的国度。

也许马家辉就曾经是一个躲在角落的少年读者，读过陈之藩等无数前行者留下的印迹，想象留学的滋味良久，终究得背起行囊自己印证，跟随玄奘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取经大潮，然后再写下自己的见闻，刺激下一拨人的欲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留学生书写的传统就是一种留学的传统；我曾听过无数归来学者提起少时读过的书如何在他们的脑海里构筑出一座远方的瑰奇宫殿，令他们神往。

那时有人天天写自己逛街购物的见闻，有人笑话昨晚电视剧的布景穿帮，只

有马家辉在述说芝加哥大学哥特式高楼投下的阴影，麦迪逊湖面上初结的薄冰。我从他那里发现原来一个法兰克福研究所出身的学者也不能弄懂阿多诺的每一句话，地理学大师哈威又怎样在新书里谈论后现代的条件；他还讲到他的导师赖特，使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留学生文学依学问的领域可以粗分成不同的支脉，而马家辉这一脉与我心心相印，令我生起冲动想要写信给他问好，顺便问问彼邦学界是否还在研读我屡攻不克的经典，以及负笈海外的门道。结果，我没有写出这封读者来信，也放下了出国留学的幻想；留在此地继续读他的书。

二十年了，马家辉还在写他的外游经历。尽管他不再是个学生，也不再趾高气扬地讥刺其他专栏作家；学院的奥秘换成了用心经营的文字，但他始终守住了最初的诺言，是港式专栏文学里一把不从流俗的声音。在这座日久失修面目苍老的大楼里，他不安于室。

自序 异域途上。

卖纸二人团

北上卖纸，宣传《日月》和《明暗》。

《日月》和《明暗》是我的第十本内地书。之前在内地出书都是先有了台湾或香港版本，才轮到内地版；繁体版是“头啖汤”，简体版是“后来居上”。然而到了二零零八年十月底，我开始改变策略，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书内文章绝大部分在香港未曾结集，故算是全新的书。《日月》和《明暗》亦是如此，其中包含了我十多年前所写的“博士生手记”专栏，亦即梁文道所指的我的“成名作”，这批稿子我一直没想过出版，如今以简体形式呈现，自己重读，宛如前世今生再见故人，不太认得自己的年少容颜了；而如果这批文字能够取得内地年轻读者的喜欢，便必只因，不管相隔了多少时空，青春的焦灼与彷徨其实都很相近。

本来打算在上海某书店跟梁文道搞一场对谈，他也有新书叫做《我执》，一起打书，一起推广，声势可大而气力可小，“投资报酬率”应该不错。我毕竟是精明势利的香港人。

然而在活动筹备期间，出了问题，必须喊停，理由有点可笑也不知道是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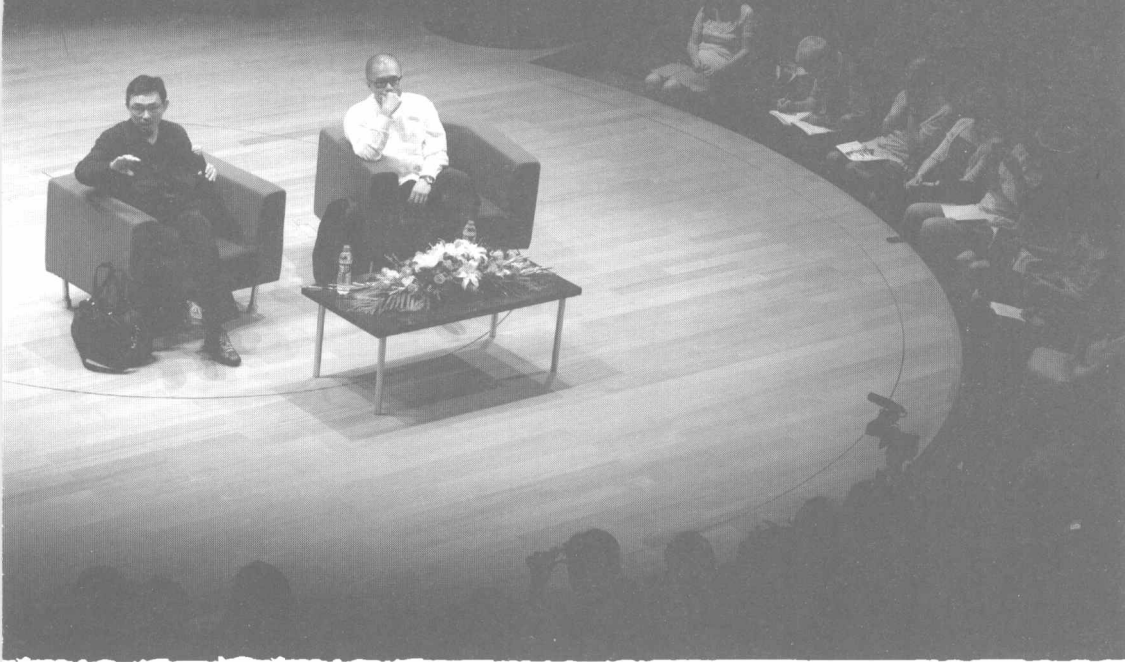
假：梁文道曾在该书店举办过一场签书会，出席群众太多了，从地面排队挤站到三楼，不仅占住了书店的卖书空间，更把书店地板压坏了，热烈情况跟阿Rain到北京开演唱会不遑多让，粉丝秩序接近失控，把书店负责人吓怕了，担心在此流感恐慌期再聚集人潮，分分钟出事，乃亮红灯，容后再议。

因太红而闯祸，梁文道此番遭遇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有趣注脚。

梁文道化 - lisation

梁文道近两年已从“香港的梁文道”变身为“内地的梁文道”了，弃港求生，他是特区文化界的最成功范例。我贪心，决定有样学样，所以二零零九年五月跟他一起去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替香港书展做宣传，也顺便替自己的《日月》和《明暗》打书，其中一场对谈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叫做“卖纸二人团”，那其实是我从一篇内地的博客文章中借来的好玩潮语，特地在此说声多谢。

二零零八年，梁文道在香港报刊上写过《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



白》，表示把工作重心转移北上，理由之一是他觉得已经没有太多东西可为香港贡献。我曾以此对他数落一番，说香港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让你贡献，只不过内地有更多的东西让你去赢取，所以你便懒得再理香港。没料到，两年后，我亦愈来愈“梁文道化”了（我创造了一个英文新词：梁文道化-lisation），香港和内地的一推一拉，确令我们有了不太一样的取舍抉择。

幸好香港仍有太多人才，走了几个，其实也无所谓了。

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我在提供文章和照片上有所拖延，两本书的出版日期皆须押后，变成了作者来了，书本却未现身。但认真而专业的出版社印了好些“试读本”在座谈场地派发，从封面设计到内文编排都是我喜欢的，而且试读本一定是“限量版”，我竟有了属于自己的“限量版”作品，不能不算“因祸得福”。

先有书名，后有书

应该是先有书，后有书名；抑或是倒过来？

在我而言，相当肯定，往往是书名先行；《日月》和《明暗》便是好例子。

二零零九年初当我把《他们》一书的稿子交给出版社后，立刻对R说：我打算再出两本书，《日月》和《明暗》，不为什么，只因觉得书名好听。

喜欢这两个书名可能是为了字词之间的影像效果，定眼凝望显示于电脑屏幕上的日月明暗，仿佛看见了天地幻变，若隐若现，闪闪烁烁，似在对我说话，却又像诱惑我对他们说些什么。这四个字，有故事。

瞄准了书名，便须开始寻找内容。

《明暗》比较好办，从书名浮现之初，我想到的便是一些跟电影相关的观赏笔记，这我早已写了一堆，难不倒我。尽管我不认为有任何人有资格垄断“影评”的定义，可我也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稿子叫做“影评”，因为它们根本不以评论电影作为主要的书写目的，我只是于看电影之前和之后，想到什么、感觉到什么，便写下来，主要目的还是帮助自己整理观影思绪，自问善忘，若不快快把闪过脑海的念头用抢劫的速度记录下来，隔不了一两天便必忘得一干二净。善忘的人是应该多动笔的。